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溪滩“晒”生活

□卢俊英

人类文明讲究逐水而居，水道弯弯，溪滩河床是大自然母亲馈赠于人类的襁褓。老家村前有大片的溪滩，放眼望去，绵延数百米的鹅卵石从水里一直延伸到村边，堪称广袤。

大自然的馈赠是那样丰厚。溪滩是村民的休闲场所，这里春有暖阳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中国传统的村居建筑讲究藏风聚气，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采光和通风。在闷热的夏夜，溪滩上常有扎堆乘凉的村民，从远山旷野过来的晚风是那样的凉爽宜人。

溪滩是村民的晒场。村妇在溪滩晾晒衣服，上世纪70年代前，村民服装以及被褥、帐子大多是青蓝色的土布，颇为厚重，清洗得用棒槌反复捶打，漂干净后随手抖开摊放溪滩晾晒。鹅卵石平整洁净，足够勤劳的主妇晾晒再多的东西。毫无遮挡的阳光一晌午就把再厚的衣服也给晒酥了，日头西斜，弯腰拾来，好似掀起一张张散发着阳光味道的纸板。

男人在溪滩晾晒新砍的柴。起初，山林是生产队的，不能随意砍伐，田地和山林分家到户后，村民可以在自家自留山上有节制地砍伐一些烧饭用的柴火，大多是一些灌木，间或有从松树或杉树上疏下来的树枝。

也由于分田到户，村民们忙碌起

来了，白天扎堆唠嗑的女人少了，晚上溪滩乘凉聊天的人不见了，大家都憋着劲为自己种地，舍不得闲着。夜黑透，溪边才恢复些许热闹，劳作了一天的村民陆续带着汤布或毛巾到溪里洗脚洗脸洗身子，边洗边聊几句明天天气怎样、庄稼长势如何，洗好早早回家歇下，第二天又将是早早开始劳作的一天。

晒在溪滩上的衣服也少了。外婆说，如今的衣服大多是细布，经不起那样暴晒。果真，我看到大多数主妇在廊檐下支起竹竿，用衣服架子悬挂着晾晒衣服了。

溪滩仍旧是重要的晒场，晒的是粮食。最繁忙的晒季在夏秋时节。随着粮食的逐年丰盈，溪滩原有的几块平地不够用了，村民们因地制宜，自发地将铺满鹅卵石的溪滩平整为自家晒场，宽的能铺四五张地簞，窄的也就一两张地簞甚至是一张小的地簞的面积。夏季多暴雨，洪水一来就把晒场淹没，夷为石头滩。村民们眼巴巴等着洪水略退，立马冒雨抢修晒场，那种急迫堪比修房子。

铺满粮食的溪滩，变得五彩斑斓。我常沐着夏日余晖，帮着外婆收拾晾晒之物。我最喜欢收玉米，先把地簞每个角拉着折一遍，玉米粒就被聚拢为一堆，再用畚箕收到箩筐里。玉米粒色泽亮丽、声音清脆，哗啦啦倒进箩筐的那一刻，活色

生香就是“丰收”二字的最好注释。盛满的箩筐静静放着，等待外公下地回来再挑回家。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日久，农民生活日益改善，溪滩地簞里的东西也日渐丰富。玉米少了，稻谷占了绝大多数，黄豆和小麦增加了，后来还出现了绿豆、赤豆、芝麻那些以往不常见的。不用说，村民碗里的东西也丰富了。

初冬季节，溪滩晒着的东西更是五花八门，有刚洗好的番薯粉，有各类巧手主妇摆弄的咸菜干、萝卜干、番薯条、蒲片等，还有准备过年切糖用的“冻米”，也就是蒸熟晒干的糯米饭。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贝母、元胡等中药材以及各种经济作物常常占据某个季节时段的大多数场面。村民的日子也变得五彩斑斓了。

溪滩晒场，见证了农村经济从匮乏走向温饱、走向小康。

因着外公外婆相继去世，我去老家少了。后来一次去，突然发现溪滩没了！沿溪筑起了一条整齐的堤坝，长长的绿化带和游步道，俨然城市风景。我有点着急：“村民晾晒怎么办？”舅舅笑道，你看看身后——老村农房改造，村民大多建起了新式楼房，自家楼顶就是最好的晒场。

是喽，溪滩和村民都进入新时代了！

行路的回忆碑

□柯高军

现在，出远门不是乘高铁就是走高速公路，速度之快，连那些发达国家也难企及。近日，一朋友带父亲去杭州求医，网上挂完号，上午乘高铁一个多小时到，下午一个多小时回来，到家还能吃上晚饭。老人们回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永康人出门做手艺，正月在汽车站排队乘车去金华上火车，起码得花大半天时间，等到腊月回家过年，还得再花两天时间，才能到家。

上世纪70年代，我在江西乐平工作。那是1972年2月初，离春节只有六七天了，归心似箭的我取道德兴、上饶、金华回家。当天，天气特别冷，天空阴沉沉的，早饭后就飘起鹅毛大雪。时在德兴铅锌矿车队开车的内兄，体谅我归心似箭，专门讨了个去上饶的差事，冒着大雪封路的风险，驱车一百多公里到了上饶。虽然到上饶火车站已是下午3点多，但还是让我买到了去金华的火车票。这时路上积雪已达二十厘米。

当晚，列车穿过茫茫雪野，直朝金华驶去。凌晨，我走下列车时，路上积雪更厚了。

汽车站候车大厅昏暗的灯光下，挤满了因大雪封路而滞留的旅客。他们有的用草席或塑料布铺地，再铺上随身携带的被子仰天而卧，有的坐在行李上，身边放着箬笠、风箱、铁墩，听语音，他们大多是永康人。

大雪仍在下，金华的街路上到处是滞留的旅客，看着这天，上午是回不了永康了。我一天一夜没合眼已很疲惫，急需找旅馆休息。可奔波了半个多小时，家家旅馆都在店门口挂

着客满的牌子。天刚蒙蒙亮，与我一起找旅馆的永康铁匠老胡却说：“天这么冷，在车站挨冻，还不如走路回家。”

“走路就走路，反正我们早已习惯走路，区区百把里路算什么！”在场的几名永康人都如此随声附和。

雪仍在下，且越下越大，我和几名永康老乡背着行囊，手撑油纸伞，踏上了茫茫百里回家路。

原以为在这严寒的大雪天，归途会很寂寞、凄凉，想不到一过金华上浮桥，通往永康的公路已十分热闹，听话语，这支回乡队伍中大多是永康人。他们三五一伙，四五成群，有的背着铺盖，有的挑着箬笠风箱，一路走得十分艰难。然而，他们的心情却是愉悦的，毕竟离家一年半载了，在回家的路上，即使辛苦疲惫，心里也是热乎乎的。

我与一名家在方岩铜坑的铁匠阿亮攀谈起来。他说，正月出门一直未回家。如果六月回家割稻，就可能被公社叫去办学习班，割资本主义尾巴，这样他下半年就别想出门了。

阿亮上有七旬老母，下有两个正上小学的孩子。他说，家中五口，生产队里分的口粮一年最节省也只能吃4个月，8个月的口粮得到市场上买，而生产队的分红每个正劳力每日只有二三角，不出门做手艺，哪来的钱买口粮？

“你们出门，生产队不干涉？”

生产队是巴不得我们出门，因为多一人出门，到生产队挣工分的就少一个，这样年终分红也会高一些。因此，尽管上头割资本主义尾巴抓得很严，可队长都会“包庇”我

们这些手艺人。

田野银装素裹，一支由永康手艺人组成的回乡队伍在雪路上缓缓移动。我在路上摔了几跤后，终于在下午3时许来到了永康地界上的杨公村。

该村仅有的两家肉麦饼店里挤满了永康人。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这么远的雪路，脚已很酸痛，一坐下就不想再站起来。约半小时后，我终于等到一个肉麦饼。这时，几个路友说，不能再歇下去了，不然越坐越想坐，还是得早点起来走，前面还有三四十里路啊。

未到花街天就渐渐黑了。此时雪早已停了。为了减轻荒野的恐怖感，解除路途寂寞，我又与旁边走的一名秤秤师傅聊起来。他是古山金江龙人，在福建光泽一带钉秤，已有两年未回家乡了。

他说，他早已把户口迁到福建了。做手艺人收入有限，生产队要交钱，家里要买口粮，出门又要车旅费，如何承受得了。所以村里的手艺人都很羡慕他。

此时，永康县城的灯光已在远处闪烁。不知是思念故乡的情绪在牵动，还是久离亲人想见亲人的强烈欲念的催化，此时我不知哪来的力气，竟加快脚步向家里走去……

物换星移，现在，这百里雪路赶过年的情景已成了遥远的记忆。然而，温故知新，回忆起这雪路经历，我们这代老人们无不感叹现在行路的轻松与快速，环顾现在的交通环境，看看现在丰富的物质生活，老人们无不赞美这来之不易的小康生活，赞美党和政府的富民政策的优越。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胡公陈亮文化即怀

□陈加元

有感于永康市委专议 胡公陈亮文化研究

自古风流出丽州，胡公陈子冠千秋。建功建德人称颂，立说立言鬼见愁。人物双峰已载史，精文两壁待研修。今朝喜得新消息，当政亲为大计谋。

盘龙谷雅集作业 次陈同甫梅花韵

盘龙兴律吕，许我藉风光。
山有梅清韵，水无媚俗香。
诗心五内出，词性二分藏。
和者皆师友，声情共赫张。

盘龙谷雅集次韵 陈同甫水调歌头 送章德大卿使虜词

吾仰龙川久，老眼望星空。
风流倜傥，竟是千古一英雄。
酌古五论辅国，逐鹿中原抗敌，声振大江东。
奋臂齐沉陆，何奈运难逢。
尧之天，舜之地，时代封。
谁能想象，半个世纪未争戎。
一水横陈如许，两岸深沟依旧，华夏未全通。
同甫如相问，国梦正圆中。

盘龙谷酬唱 分韵得半字

□楼炳文

同甫文章云在汉，临风一诵积胸满。
松涛盈壑及苍冥，龙影婆娑呈万幻。
长天高旷心，寒露气犹暖。
且待篱菊开，秋意行初半。
时有细雨访深庭，回匝秋风花不乱。
漏瘦风骨几片云，出岫青衿今未返。
龙谷忆龙川，群山列群彦。
借取几行诗，丽州说经传。
红山染紫霞，黍谷初成畝。
化育春风布遐方，铸鼎赤焰照天旦。
九泽涤其原，藜藿皆左袒。
嵯峨石柱几千重，共戴胡公后大典。
疾徐钟鼓声，牺牲咸在案。
一任一一方，一衣一饭，先忧后乐分冰炭。
不辱其身，不降其志，五袴歌谣涕泗沚。
赫灵方岩，贞祥百姓，夙夜在公惟其勉。
四归清流，远来巨贤，石屋筑成五峰院。
清泉一脉接千秋，永康学派滋九畹。
五峰院下立宏枢，栖霞岭上赤旗展。
五金击有声，大国工匠代衍衍。
呜呼，帝鼎今犹之，圣迹播高远。
于今复有万象新，愧我欲歌词穷句亦短。